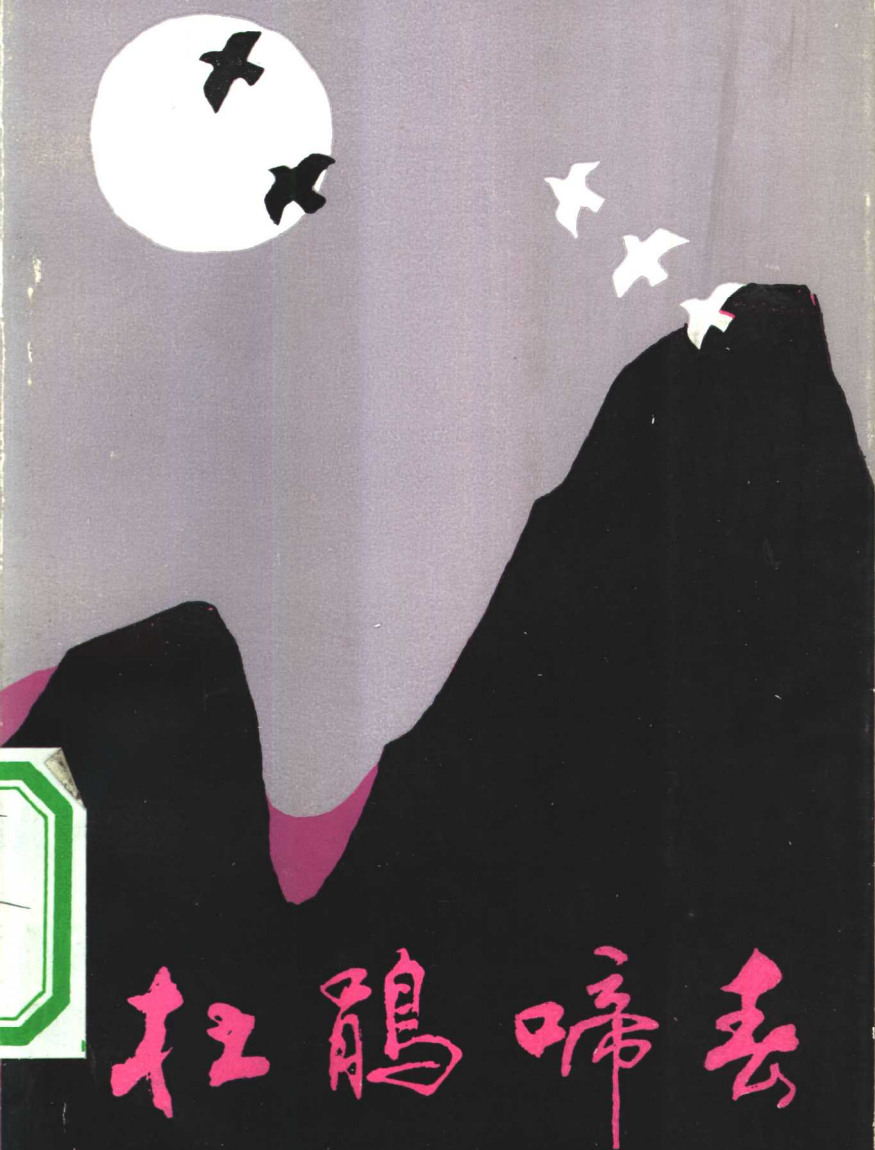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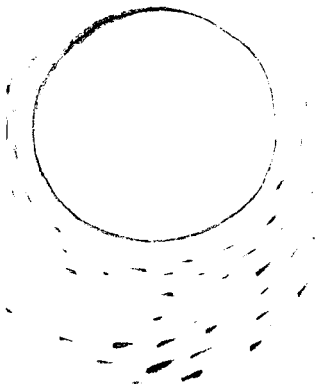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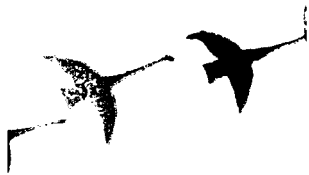
胡家模





胡家模

杜鵑啼春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红四方面军战斗历程的系列散文集。

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清秀、质朴的文笔，吟哦和描绘出诗情画意的动人篇章。作品既展现了红四方面军当年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场面，又讴歌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可亲可敬的英雄群像，感人至深，催人振奋。读后会使我们受到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杜 鹃 啼 春

胡 家 模

责任编辑 潘万提

河 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河 南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787×1092毫米36开本 5 $\frac{7}{9}$ 印张 108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6,000册

统一书号10105·385 定价0.65元

我沿着红四方面军的足迹漫步，
发掘出埋藏在万水千山里的瑰宝，把
诡奇闪亮的珍珠串成绚烂的珠链，把
铁马金戈的英姿绘成壮丽的画图，奉
献给可敬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奉
献给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

—— 题 记

自序

这本系列散文集，数易其稿，至今算是有了个终结。

半年前，我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别山区，走访了新县、商城、红安、麻城等广大城乡，和许多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倾心交谈，对红四方面军的战斗生涯渐渐熟悉了。他们叱咤风云的戎马生活，触动了我的感情，拨动了我的灵感，使我激动，使我感奋，使我深思。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以致一天不把感情诉之笔端，就感到日不安宁，夜不能寐。我时常想：那么多活在我心上的英雄，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怎么可以叫他们随着肉体埋葬在黄土里呢？我有责任把他们的光辉业绩移到纸上来，叫后代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之不易。她之所以能够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该同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经历紧紧相连啊！我们要永远记住过去，更勇敢地开拓未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黄

麻起义诞生鄂东军起，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止，进行了十年的英勇斗争，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道路，先是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而入川、西征和北上抗日，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谱写出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但运用文艺形式来反映这一斗争则很不够，几乎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蕴藏在这块处女地的珍宝浩如烟海，这部书里写的，不过如大海之中的一圈涟漪，充其量也只是几朵浪花罢了。但是，透过这涟漪，这浪花，也可以望见大海上伟大的气势和汹涌的波涛。如果人们从中略微看得出当时的一点历史风貌，以及斗争的一点闪光，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为了使读者便于看出鄂豫皖工农红军（即红四方面军）的最初来源、初创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斗争脉络，这个集子里的二十一篇散文，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和事件先后，间有补前带后之处，不全受时间限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份：第一部份计十一篇，反映从黄麻起义、方面军的诞生，至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生活；第二部份计六篇，记叙方面军主力撤出苏区以后，红军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坚持斗争的情景；第三部份计四篇，散记方面军西征、北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片断。在这些篇章中，笔者在注重记叙方面

军高级干部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陈赓等同志的同时，尤其注重描绘普通指战员、普通群众的无私、无畏、善良、正直的高尚情操。由于笔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所限，写在文章里的人物，远远比不上实际存在的英雄人物本身那样壮美和闪光。我深恐能力薄弱，笔力不足，有损于英雄们的光辉，以致长怀负疚之感，切望读者谅解。

集子里的作品，谈不上有什么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但如果不是把风格仅仅看作语言和表现手法，而是还包含着情怀、情操和格调的话，那么，这里也注意了对某种风格的探索。就是说，笔者最为关切的是：把一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尽量一笔不苟地记录于纸上，并尽力使作品做到情深意挚，质朴感人。在这个前提下，作品中写战火，写柔情，写悲壮，写欢快等等，都着眼于把某种情趣、格调、思绪，传播给人，以一种高尚的情操感染人，陶冶人。本集子有的偏重记实，有的着眼写意；有的着重写人，有的集墨叙事；有的作全局的鸟瞰，有的重细部的工绘；而不论哪种方法，都力求对真、善、美的诚挚的追求，力求熔写景、抒情、叙事、写人、明理于一炉。我觉得，尽管自己在往这上面使劲，但限于学识和功力，想的和做的，还有一段距离，这是有愧于革命先辈和读者的。

近代大学问家王国维说：“散文易学难工。”这是颇为精辟的见解。我以为，由于散文本身的特点，写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是很艰难的。它不同于小说，但可以写人物，有情节；它不同于戏剧，但也可以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它不同于诗，但要求有诗的意境。离开了人物形象，离开了优美意境，离开了诗情画意，就没有了散文。一般说，散文要写得既精巧，又华美；既波澜激越，又情真感人。我就想：这也是我的努力方向啊！于是就常常在这方面下功夫，用气力。为见成效，几乎终日伏案，夜以继日，反复思索，然后字斟句酌地写，但集子里的成文乃如此单薄。这是才力不足，力不从心的表现。虽如此，然对于散文写作，还是不愿安于现状，我当追求同仁之后，努力为之。

我在写作这本集子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河南省军区、以及新县、商城、红安、麻城等县的大力支持，承许多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们的热情帮助，我谨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藉此机会，我还要向他们遥致我的问候。

作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于郑州

目 录

自序	(1)
柳絮中的忆念	(1)
雪亮的银花	(12)
火焰树	(21)
除夕夜	(29)
黄安之战	(42)
油菜花飘香的时候	(55)
鹰之歌	(63)
荷塘豪唱	(73)
心中的百合花	(79)
天台山远眺	(90)
红枣赋	(100)
杜鹃啼春	(108)
一片不凋的绿叶	(119)
金岗台纪事	(128)
树叶的旋律	(137)
摩云山的篝火	(145)
云雾山中茉莉香	(156)
巴山冰灯	(163)
大雪挺劲松	(171)
草地上的老兵	(182)
北斗星	(191)

柳絮中的忆念

在徐徐飘荡的春风里，有那随风而飘的柳絮，轻盈盈的飞呵，飞呵，飞……这会使人记起古人“落絮飞丝也有情”的诗句来。你看，春风中纷纷扬扬的飞絮，不是时时地牵惹着人们的情怀和思绪吗？

——摘自拙作《随想录》

人人都这么说，故乡好比情人的眼睛，顶漂亮、顶俊美。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可说不清楚。

我只晓得，人人都爱自己的故乡，都能说出一串串故乡的美。有的礼赞故乡烟波浩渺的江河，有的讴歌故乡葱茏繁茂的林木，有的吟诵故乡清澈见底的小溪，有的豪唱故乡飞红流翠的山花，有的忆念故乡嵌着翡翠的荷塘……只有我爱上的是故乡的柳絮。也许有人会说：

“不就是那么一星半点飘飞的花花儿，究竟有什么可爱的呢？”

不错，那纷纷扬扬、赛似白雪的柳絮，确乎是极平常的东西，然而我却珍爱它，发自内心的珍爱它。因为，

它能拧开记忆的旋钮，启动遐思的闸门，任无数往事的回溯，任无穷想象的驰骋，任无尽情思的撩拂。

记得有一年，春日融融，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红安，（原名黄安）面对着村前的一条小河，细细地寻觅着什么。清悠悠的细流，从诱人的后山流下来，流过两棵苍老蓊郁的柳树。新长的嫩叶，被金黄的阳光倒映在水里，随着微风和涟漪的荡漾，晶莹得如片片碧玉。这两棵柳树间，巍然耸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有七个大字：

“黄麻起义纪念树！”我伫立树前，凝望着经历过黄麻起义战斗洗礼的柳树，呆呆的，默默的，看得那么专一。满目的柳絮，悄然无声地飘飞，轻盈地掠过我的眼前，蓦地将我整个儿席卷了。我按捺不住一种难言的激动，在柳絮中痴立了很久，怎么也挪不开脚步。不知怎的，这素净的飞絮呵，竟使我的思绪倏然翻腾起来，勾起我悠悠无尽的遐思，牵动我绵绵不绝的追忆……

我的心儿哟，也象轻盈的柳絮，随风飞扬起来，飞过苍绿的群山，清澈的绿水，停落在故乡熟悉的七里坪小镇上。我仿佛又看到了五十年前的一幕幕情景：

那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一个清凉的早晨，鲜红、斑斓的彩霞，抹在七里坪镇的文昌宫上，闪亮，泛光，流彩，把雄峙的文昌宫，打扮得格外庄严和秀丽。不用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这会儿，在这个文昌宫里，召开了黄安、麻城两县活动份子会议。会场出奇地静，没有一丝儿声响，代表们都在聆听着鄂东特委书记王志仁讲话，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他详细地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简明了省委指示要点。同时，又明确指出组织暴动的紧迫性。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坚定的手势，向与会代表高声问道：“有信心吗？”

王志仁激昂的言辞，如瀑布飞泻，撼人心弦。代表们异常振奋，激情满怀地齐声回答：“有！”

这声音，同阵阵松涛汇合，同沙沙竹啸相溶，象春雷，象洪峰，象海潮，在山谷林海间久久回荡，传递得很远很远。

接着，会议讨论制定了暴动计划，作出了组织暴动、攻打黄安城的决定，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等同志组成，潘忠汝同志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黄安县七里坪。

从此，黄麻两县，到处呼唤着革命的霹雳闪电，到处呐喊着革命的暴风骤雨。那日子，就象高尔基在《海燕》里所描写的那样：

一堆堆乌云，象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着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象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浮

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是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高尔基笔下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这将是一场多么伟大的暴风雨呵！你看，黄麻两县，到处在呼啸，到处在呐喊哪！……

呵，柳絮还在飘飞，象片片白雪飘曳，象团团银绒纷飞。飘呀飘呀，飘落在我的身上，飘落在摇动的稻叶上，飘落在远处的树梢上。我望着，想着，思绪如同一缕缕飞絮，飞过树梢，飘过水面，飘荡到远方的高桥、桃花等区的山山水水间。

那时节，深秋的桃花和高桥，一株株枫树，一片片枫叶，在阳光下绯红万顷，溢彩流丹。轻风掠过，满山满岭的红叶，泛漾着粼粼的彩华，映红了青松翠竹，映红了稻田水塘，映红了山溪流泉，连农友们的脸庞也被映得红彤彤的。在那火红的山冲里，李先念同志出现了。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那双看上去很晶亮的眼睛，既充满焕发的神采，同时又有着荡人心魄的力量。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农友们，然后从容不迫地讲了起

来。

他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并热情赞扬了两区农民自卫军在斗争中的蓬勃发展。然后，他又着重指出黄麻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大家立即组织起来，拿起刀枪，跟我们的敌人斗。他那明晰的思想，如涓涓春水注入了人们的心田；他那有力的话语，如声声春雷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忽然间，他挥动右手，横空一劈，声音格外铿锵有力：“农友们，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多么朴素的真理，多么振奋人心的声音呵！那当口，就象一块投进河里的石头，蓦地激起千百圈涟漪，翻滚起来了。李先念同志的话音刚落，整个场地就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人们相视而笑，交流着激动、赞许的目光。此刻，从这目光中，人人都仿佛看到了力量的汇聚，人人都仿佛听见了火山的迸裂声。

与桃花、高桥相邻的乘马、顺河两区，那热烈、红火的气派儿，恰似那漫山遍野的杜鹃，一片火红，一派峥嵘。你看，王树声、陈再道等同志，也在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王树声同志指出：宁汉汇合、蒋、汪合流，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了帝国主义，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叛了革命，在各地屠杀工农，我们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拿起武器，立即投入起义的伟

大战斗。他那洪钟般的声音，有如一束电光火石，倏地点燃了明灯千盏，霎时使人们心里豁亮起来。聚集在他身边的群众，都忍不住摩拳擦掌，他们恨不得变成千万把铁锤，把吃人的旧社会砸个稀巴烂。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拥护共产党！”

“农民革命万岁！”……

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回荡在层峦叠峰之间。哦哦，这激昂的口号声，不就是火山就要爆发的先兆么！不就是春潮就要汹涌的前奏么！

呵，飞吧，飞吧，柳絮！我的思绪随着你飞扬，不觉飞到了古丰岭，飞上了十丈山。

正是在这儿，起义指挥部办起了“兵工厂。”七、八十架红炉，腾起烈焰千丈，直冲云天。只见整个的山峦和天空，都仿佛燃烧起来了！淡红的，是天边的远山，艳红的，是近处的山峰，火红的，是头顶上的千仞。这红霞满天的景色呵，真是画不尽的画中画，写不尽的诗中诗。就在这斑斓的诗画之中，一百多个铜匠、铁匠，昼夜不停地挥舞铁锤，为起义部队赶制大批来福枪、撇把子枪、刀矛等武器。他们在熊熊烈火的映照下，象是与火焰山拚搏的勇士，一个个脸通红得如三国

中的关云长，很是气派、热烈。有人在不灭的红光里，
不时哼起不知谁写的歌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迎接黎明；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杀向敌人。
我们前进，我们奋斗！
我们暴动，我们胜利！……

呵，飞吧，飞吧，柳絮！我的思绪伴随着你，一会儿飘落在七里坪，一会儿又飘落在黄安城下。

我的心哟，这一回真真切切地回溯到五十年前的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去了。我记得很真切，那是文昌宫会议后的第十个清晨。那会儿，一个绯红的小球，在东方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开始象一盏宫灯挂在天边，但随即扩大了，展开了，宛如巨大的火轮呼呼燃烧，越烧越旺，越烧越烈，不多会便喷射出万道金光，把群山装扮得更加娇娆，更加峥嵘。沐浴着姹紫嫣红的朝阳，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部，箭厂河三堂革命红学，七里、紫云、乘马、顺河、桃花等区的农民义勇队，各路兵马两万余人，迅速向七里坪汇集。

傍晚时分，只听得“镗！镗！镗！”的铜锣震天

响，“暴动夺取政权！”“暴动打倒土豪劣绅！”“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的呐喊声，此呼彼应，山鸣谷响，好一派惊天动地的景象！胸前佩戴鲜红“赤化带”的自卫军战士，手中高擎锤头镰刀红旗的义勇队队员，以及英姿飒爽、同男将并肩战斗的女将们，拿着各式各样的原始武器：大刀、锄头、扁担、鸟铳、红缨枪、脚鱼叉、三节棍、来福枪，浩浩荡荡地直扑黄安县城。这支队伍，如洪流滚滚，前望不到头，后看不到尾。正如一首革命歌谣所唱的：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午夜，起义队伍到达城北三里岗，等候着攻城的命令。此刻，墨色的天空布满了棋子似的星斗，一闪，一闪，好象一盏盏红亮的小油灯，映得天地间都是红亮的。星光下，每个战士胸前的“赤化带”，火一般鲜艳。在这个时候，人们心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急切地聆听着总攻的枪声。

“砰！砰！砰！”总指挥部的信号枪声响了！紧接着，潘忠汝总指挥把盒子枪“腾”地一挥，大声喊道：“同志们，总攻开始了！冲啊！”